

贸易战、

再说晚清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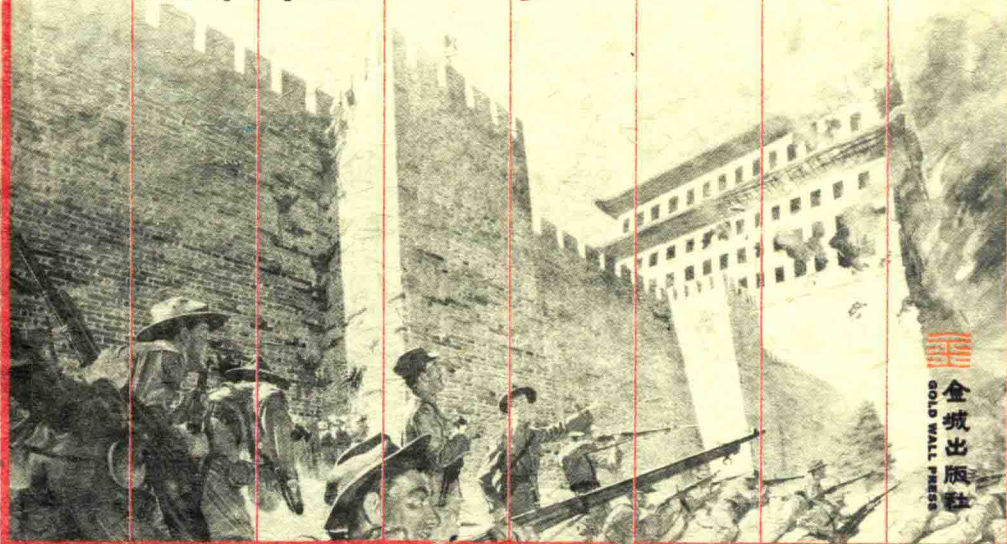
八国乱与

倒霉蛋

雪珥 著

Trade War,
Allied Force
and Scapegoat

金城出版社
JINCHENG PUBLISHING HOUSE



贸易战、八国乱与倒霉蛋

再说晚清国运

Trade War, Allied
Force and Scapegoat

雪珥一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贸易战、八国乱与倒霉蛋：再说晚清国运 / 雪珥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155-1744-5

I. ①贸… II. ①雪… III. ①中国历史—清后期—研究 IV. ①K252.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5768号

贸易战、八国乱与倒霉蛋：再说晚清国运

作 者 雪 珥
策 划 编 辑 么志龙
责 任 编 辑 李凯丽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744-5
定 价 6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 子 邮 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 律 顾 问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18911105819



目 录

上 鸦片战争前 100 年

茶杯里的硝烟 / 002

鸦片印钞机 / 010

腐烂的帝国 / 019

走私天堂 / 027

女王的烟枪 / 037

中 1900 年鹿鼎记

炉火上的李鸿章 / 048

皇军“仁义之师”？ / 062

德国“匈奴”闹北京 / 074

罗马角斗士折戟中国 / 088

进军北京：澳洲开国第一仗 / 099

为八国联军奋战的中国士兵 / 121

八国联军大拆迁 / 132

下 祭坛上的羔羊

革命投名状——端方 / 144

末路将军赵尔丰 / 160

凄惶功狗盛宣怀 / 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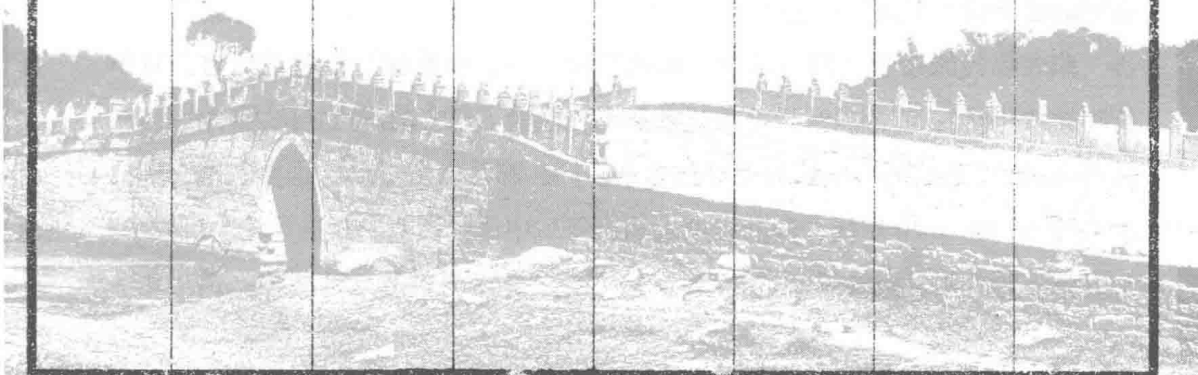
国舅头颅羞对镜	/ 192
灭门巡抚陆钟琦	/ 207
“革命家”被人革命	/ 220
十日都督焦大哥	/ 232
“中国华盛顿”之死	/ 248
美国牛仔革命家	/ 263
日本浪人闹革命	/ 277
名记跨界成政客	/ 291

代跋 投机的暗流

反思现代化转型中的机会主义	/ 302
---------------	-------

上

鴉片戰爭前三年



茶杯里的硝烟

绿色“毒品”中国产

一种进口的“毒品”，正在帝国蔓延。其所到之处，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趋之若鹜，纷纷上瘾。这一“毒品”不仅毒害了民众的健康，也败坏了社会风气，并且掏空了帝国的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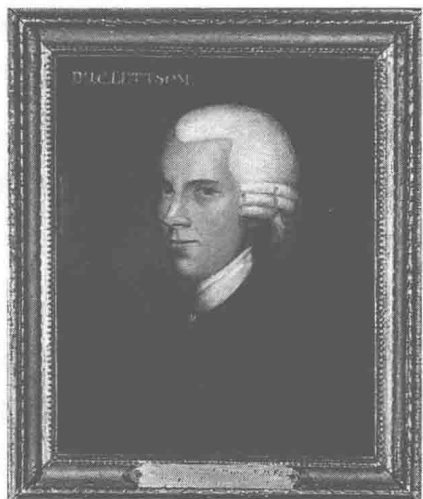
这并非鸦片，而是茶叶；这也并非大清帝国，而是大英帝国。如果你因此而产生了错乱的穿越感，请不要责怪历史本身。

这是 18 世纪中期，距离那场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的鸦片战争，足足早了 100 年。英国“禁茶派”对于中国产“绿色毒品”的痛恨，丝毫不亚于百年后的林则徐。他们担心，长此以往，也会“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在这场“禁茶”运动中，最为著名的是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卫斯理公会派”教会的创始人。1748 年 7 月 6 日，礼拜日，卫斯理召集伦敦卫斯理公会的会员，向他们提议戒除茶瘾，这样既有利于健康，又可以将节省下来的钱救济穷人。这是历史上由正式机构正式发布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禁茶宣言”。在当年写给朋友的信中，Wesley 承认自己就有 29 年的“茶瘾”，而且也坚信这导致了手颤等健康问题。

那个年代的茶叶，因为昂贵，如同鸦片一样，一般被当作名贵药材。对于茶叶的“药性”，英帝国医学界的“挺茶派”接受了东方的观点，认为可治百病，是良药；而“禁茶派”则认为茶叶与烟草一样，都是上瘾毒品。这种争论，贯穿于 18 世纪 30 ~ 40 年代，激烈程度远超百年后中华帝国对鸦片的争论。

更多的人则从经济维稳的角度提倡“禁茶”，认为茶叶这种奢侈品是“几乎



医学博士生莱特森对英国平民追求喝茶时尚大为忧虑

所有的贫困之根源”，“构成了所有的影响人类劳动能力的罪恶”，“它们的身上充斥着从潘多拉的盒子中释放出来的穷困与不幸。”

医学博士生莱特森（John Coakley Lettsom），在 1769 年完成了著名的博士论文《茶树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Tea-tree），对英国平民追求喝茶时尚大为忧虑。在精心计算了一般家庭的生活开支后，莱特森宣称，喝茶“陋习”已经挤占了面包、牛奶消费，大大影响了平民尤其是儿童的身体健康。

著名旅行家乔纳斯·翰威（Jonas Hanway）也抨击道：“花费大量白银去那个荒唐堕落的东方国家（指中国）进口奢侈的茶叶，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什么不用这些钱去修路，建农场、果园，把农民的茅舍变成宫殿……喝茶是一种恶习，不仅危害个人身体、社会经济，还有亡国的危险。且想想当年的罗马帝国，商人们用银币去换中国的丝绸，女人们都穿起了华贵的丝袍，男人们一天洗五六次澡，国库空了，道德败落，军事无能，野蛮人入侵，偌大的罗马帝国瞬间分崩离析！”

中国产绿色“毒品”的危害，在英国激起了巨大的忧患意识，这或许是激

励他们寻找变革和突围的力量之一……

茶叶维稳英帝国

茶叶与咖啡差不多同时传入大英帝国。

咖啡更早地走群众路线，实现了与工农兵的结合，原因很简单，其价格更为亲民。在先富或者先贵起来的那群人中，茶叶而非咖啡才可以作为奢侈品彰显身份。然而，茶叶、咖啡政治待遇上的差别，却与其身价无关。

咖啡的加工比较复杂，烘焙研磨，只能在咖啡馆里消费。如此一来，就平白多了不少民众的集会场所。当时发行量不大的报纸，为了增加屌丝粉丝，也多送到咖啡馆去朗读，一点不顾“莫谈国事”的忌讳。喝咖啡或许能喝出群体性事件，就成为政府的很大顾虑。

1675年，英王查理二世颁发圣旨，自次年的元旦开始，取缔全国的咖啡馆。查理二世的公开理由，是响应英国妇女的抵制咖啡运动，“天听自我民听”嘛。女界对咖啡的大规模反对，原因之一是咖啡馆的性别歧视——女子不得入内，这影响了“幸福”；原因之二则是担忧咖啡对男性功能的伤害，这影响了“性福”——尽管全国男同胞对此强烈否认。

在政府看来，茶叶实在是一种很讲政治的饮品。人人都能“宅”在家里，轻松地泡茶喝茶练茶道，对于咖啡馆这种“群体性”场合的刚性需求，就会大大减少，有利于安定团结。

国王的“好意”，却遭到了全国的一致反对。除了人权、法治之类的宏大理由之外，女同胞则又担心：茶叶太贵，男人们真的没了咖啡，又喝不起茶，就只好喝酒，危害更大。

人民不买账，国王也只好收回成命。自此，加大茶叶进口、降低茶叶价格，似乎成为帝国高层心照不宣的政治任务。显然，此后英国政府对茶叶贸易扶持力度之大，很难简单地用“重商”二字来解释。

政治挂帅的效果是明显的。到18世纪后期，茶叶已成为英国劳工阶层的主

要饮品；声势不小的“禁茶派”，也遭到了声势更大的“挺茶派”的有力反击。茶叶对个体健康、家庭消费结构及国民经济的恶劣影响等，都被逐一驳斥。

1795年，牧师大卫·戴维斯（David Davies）出版了他的劳工考察报告，强调了茶叶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伟大作用：“在恶劣的天气与艰苦的生活条件下，麦芽酒昂贵，牛奶又喝不起，唯一能为他们（劳工）软化干面包、得以下咽的就是茶。茶是他们迫不得已的饮料。茶配面包，可以维系一家人的日常生活……这不是他们生活的奢侈，而是生活中最起码的需要，如果他们连这一点需求都得不到满足，那他们就只能喝凉水吃面包了。”

的确，茶叶、面包和奶酪，不仅是英国劳工阶级维持温饱的三件宝，也成为英国政府维稳的战略物资。只有做好茶叶供应，才能避免物价波动和社会动荡，这正是英国官方对中英贸易的政治期望……

茶汤里浮起“航母”

大英帝国最大的“国字号”企业——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BEIC），实在有太多的理由必须热爱中国。

这艘得到了日不落帝国政府授权、垄断东方贸易的商业航空母舰，能够不断在太平洋上乘风破浪，理由只有一个——它漂浮在中国茶汤之上。

据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迈克尔·格林堡（Michael Greenberg）估算，东印度公司每年从茶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达100～150万英镑。经济学家A.J. 萨尔金（A.J. Sargent）在《英中商业与外交》（Anglo-Chinese Commerce and Diplomacy）一书中指出：“（东印度公司）1793年到1834年的出口贸易，根据董事们的说法是赔了很多钱……如果不是从中国的物产中取得利润，那么对中国的贸易就不能继续下去，而且东印度公司的整个情况也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即使它幸免了那些拥护垄断权的人所预言的那种崩溃的话！”

支撑着东印度公司运行的中国茶叶生意，利润率常在26%以上，有时高达43%。经济学家E.H. 普里查德（E.H. Pritchard）分析，从18世纪后期到垄断贸易



英国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大楼

结束，东印度公司在茶叶贸易中可获 30% 以上的纯利润，而公司利润的 90% 以上、有的年份甚至是 100%，来自茶叶贸易。

从很大程度上说，没有中国茶叶，就没有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进口，在 18 世纪最初几年仅占进口总货值的 10% 左右，不到 50 年就攀升到了 53%，并最终在 1825—1833 年攀上了惊人的 94.1%。英国迅速成为中国茶叶最大的消费国，1833 年东印度公司采购的茶叶占到了中国销往欧洲茶叶总数的 80.9%，如果加上通过其他欧洲国家走私进入英国的茶叶，这一比例更高。

在英国人看来，饮茶已经成为衡量“你幸福吗”的重要指数。据英国当代学者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分析，面包加茶叶成为最为经济并足以提供日常能量的食品：“一杯甘甜温热的茶，可以让人心情舒畅，重新

恢复精力。在以人力为中心的工业化时代，一杯美好的茶已经成为人们工作的重要推动力，它的重要性犹如非人力机械时代的蒸汽机。”他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茶叶，大英帝国和英国工业化就不会出现。如果没有茶叶常规供应，英国企业将会倒闭。”美国人类学家西敏司（Sidney Mintz）也说：“一位英国工人喝下第一杯加了糖的热茶，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为它预告了整个社会的转变，经济和社会的全面重整。”

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下，拥有垄断权的东印度公司将茶叶贸易发展成为英国本土利润最为可观的生意。根据 K.N. 乔杜里（K.N.Chaudhuri）在《亚洲贸易世界与东印度公司》（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一书中统计，1699 年，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成本是每磅 2 先令 4 便士，伦敦的市场价则是 14 先令 8 便士，留给流通环节的利润空间近七倍之多。而美国学者、大清国的洋干部马士（H.B.Morse）的研究表明，东印度公司在英国的茶叶报价，一般是成本的两倍。

对于东印度公司来说，在巨大的毛利润面前，自然哪管它洪水滔天。该担心的是英国政府：已经成为英国全民饮料的茶叶，因气候原因，绝无可能实现国产替代，那么，英国该拿什么埋单？

茶杯里的大革命

权力总会造成贪婪。

在中国茶叶的灿烂绿色面前，大英帝国政府的眼睛也绿了——这个正在缔造日不落帝国的政权，居然给茶叶开出了高达 119% 的税率，用实际行动超常规、跳跃式地实践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主张——通过增加税收缓和财政危机。

这是 1784 年。

此前的十年间，英国茶税从 106% 一路飙升。这种杀鸡取卵般的高额税收，产生了两个致命的后果：一是大规模的茶叶走私，二是政府与民众，尤其是殖民地的关系日益紧张。

托福于英国的高税收，走私茶叶成为当时欧洲最热门的“偏门”生意。以荷兰为代表，那些茶税极低的欧陆国家，虽然国民并无饮茶习惯，也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然后走私到英国。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统计，1773年至1775年，法国、荷兰、丹麦、瑞典四国从广州进口的茶叶量，居然是英国的四倍多，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又流入了英国市场。

税收“顶层设计”的先天缺陷，甚至严重破坏了英属殖民地的维稳大局。帝国议会在1721年发布一项法令，规定各殖民地所需要的茶叶，只能从英国本土进口。作为垄断者的东印度公司，也不得直接向殖民地出售茶叶，而必须先在英国本土批发市场拍卖，然后由经销商们出口到各殖民地。这样，政府就成了最大的获益者。法令公布之后，东印度公司除了茶税正税之外，还要支付货值25%的从价附加税，再加上销售环节的其他税种。而殖民地最后拿到的茶叶，价格比英国本土还高。

在政策的反向杠杆下，茶叶走私狂潮席卷帝国。在整个18世纪60年代，茶叶走私令东印度公司年均损失40万英镑。

蠹政猛于虎，而为了解决前一个蠹政，又会出台新的蠹政，蠹蠹相连，直到崩盘。1767年，帝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的税改法令，合称“唐森德法令”(Townshend Acts)。东印度公司通过英国本土转口到各殖民地的茶叶，可以在转口后退还25%的从价附加税。而作为国库的补偿，政府改从各殖民地加税，其中包括对殖民地的茶叶销售直接征税。

这项改革意在杜绝走私并维持财政收入，却捅开了一个更大的马蜂窝——殖民地民众认为，自己在帝国国会中并无代表议席，国会无权通过在殖民地直接征税的法案，此举明显违宪。

对抗迅速从经济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最为激烈的，当属北美殖民地。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革命党将商船上的茶叶尽数倒入大海，这就是有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最终引爆了美国的独立战争。

战争中，一方面是英国政府为了应对战争，横征暴敛；另一方面是欧陆不少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纷纷支援美国——向英国走私茶叶，成了相当有效的贸易武器。这段时间，东印度公司甚至走向破产的边缘。

数年后的 1784 年，英国议会亡羊补牢，通过了《减税法案》，从次年 8 月 1 日开始，将茶税由原本的 119% 猛降为 12.5%，并废除了附着在茶叶上的其他各种苛捐杂税。放水养鱼的效果，不光消费者受益，东印度公司的利润也飞速提高，英国政府的茶税收入更是水涨船高，到 1836 年时高达 460 万镑，占英国国库总收入的 16% 左右，直到 20 世纪初茶税都是帝国的支柱产业。

不同的“顶层设计”，效果天差地别。醒悟过来的帝国，却已经付出了失去一半美洲的巨大代价，痛哉！

鸦片印钞机

一江银子往东流

古老的西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叫泰晤士河。

这是英国的母亲河，也是英国的财富河。但是，令英国人郁闷的是，自从他们不远万里爱上了中国的茶叶后，在这条河上，东印度公司开往中国的商船，主要的“货物”就是真金实银，用以换回那些压满舱的茶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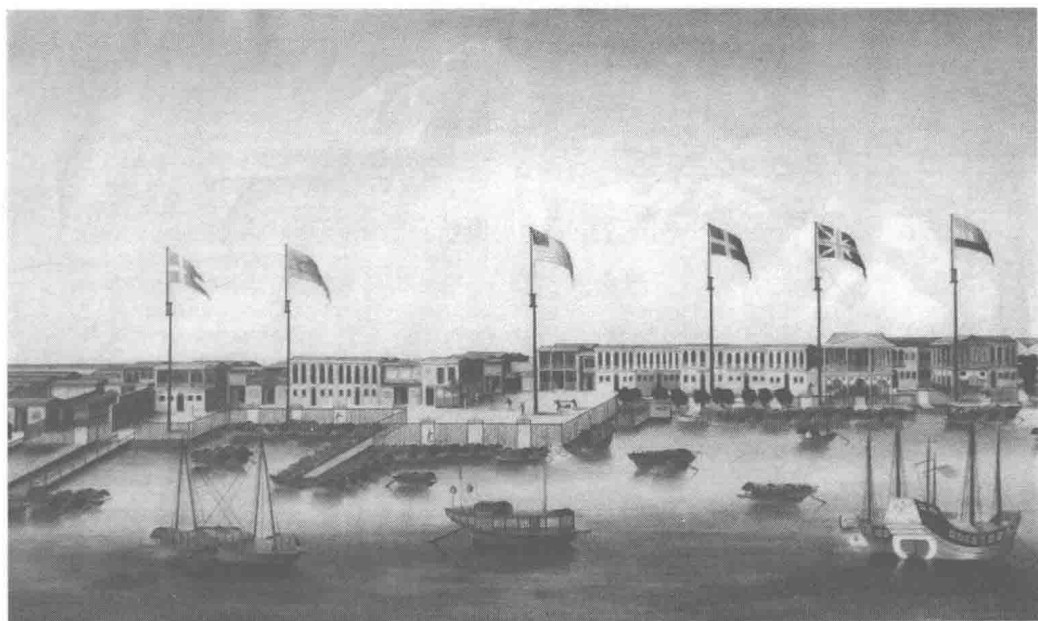
东印度公司的记载显示，在 1710 年至 1759 年的 50 年间，英国向东方（包括中、印）出口的货物，价值仅为 9248306 英镑，而运送的金银则高达 26833614 英镑，如此方能抵消进口货物的价值，贸易逆差高达 290%。

一江银子往东流，原因有二：茶叶被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都当作了支柱产业，大量进口；同时，英国却无法提供一种能与茶叶匹敌的产品出口到中国去。

在看似庞大的中国市场，英国商品几乎都遭到了冷遇，他们最为拿手的呢绒、哔叽等毛织品，虽然长期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中国市场推销。但是，再便宜的毛织品，也要比中国百姓自己手纺的棉织品昂贵很多，而对具有消费能力的人群来说，这种毛织品与绫罗绸缎相比，还是差了一大截。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统计，直到 1818 年至 1833 年间，毛织品才占英印产品输华总值的 1/8 左右。

茶叶已然成为绿色的双刃剑，令英国政府在享受到巨额的茶税收入的同时，也不禁为巨额的白银流失而担忧。如何填补贸易逆差，成为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迫切难题。

好在英国有一个与中国毗邻的庞大殖民地——印度。用印度产品对冲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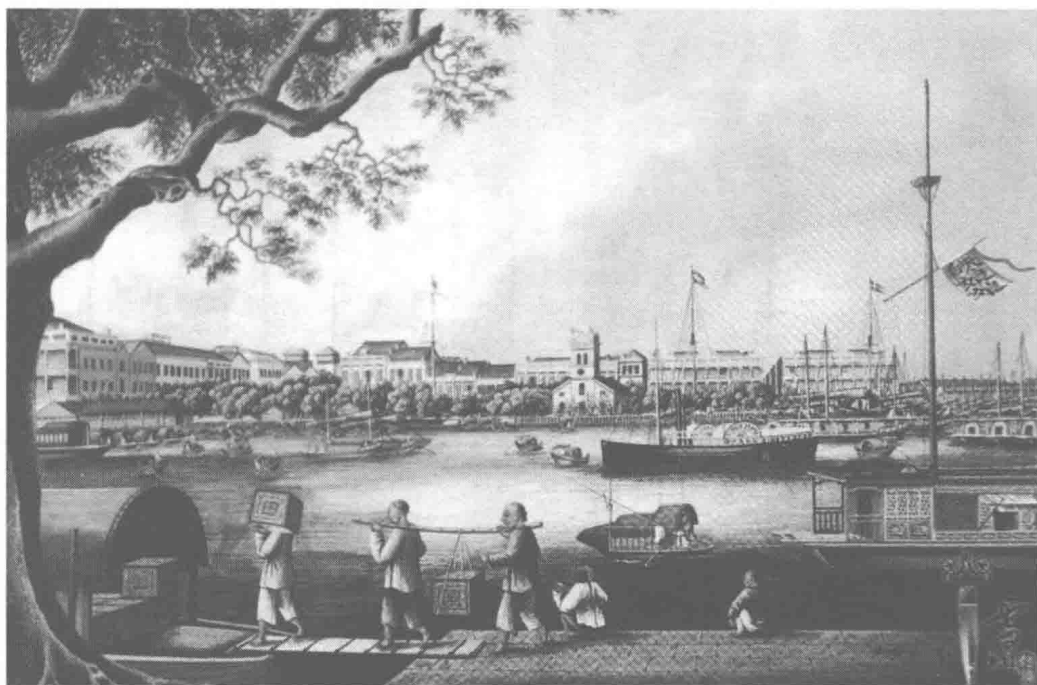
1805 年的广州港

产品，就成为英国官方的第一思路。《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1787年，英国政府给第一次派往中国的使臣卡思卡特（Lord Cathcart）发布了训令：“要注意到我们在印度领地的繁荣，要改进该地的产品和制品在中华帝国的销路，同时，要使出售这种产品的贷款足以供应现在每年达 130 万镑以上的欧洲回程投资所需。”

这种能够打开中国大门的印度产品，最初是棉花。

1740 年，为了弥补中英贸易的巨大逆差，东印度公司试着向中国输出了 1116 担印度棉花，结果大受欢迎，此后棉花对华贸易便不断增长。但是，中国本身就是产棉大国，进口印度棉花，只是为了弥补产量的缺口，因此，印度棉花出口到中国市场的增长空间极为有限，而且行情受到中国本土棉花收成的巨大影响，波动巨大，有一年的波动幅度居然高达 33%。这大大制约了印度棉花对中英贸易逆差的平衡作用。

尽管如此，在这个正在成型的中英印三角贸易圈中，中国对印度商品的需



广州港内茶叶正在装船

求大大超过了印度对中国商品的需求，这令印度在中印贸易中迅速获得了顺差，但这个顺差实在过于渺小，难以抵消中英贸易的巨大逆差。

英国人想出了第二种方式——金融。在中英印三角圈中，他们建立了一套金融体系，采用循环汇兑的方式，尽量减少从英国直接向中国支付现银的比例。根据马士的记载，到 1783 年，输入广州的白银总量 272 万两中，从英国直接输送的不到 1%。

但是，包括印度殖民地在内的大英帝国，与中华帝国的贸易依然是逆差，这个现象直到鸦片战争后还继续了很多年——而并非国人通常理解的，鸦片战争后英国就取得了顺差。

在平衡贸易逆差中，印度的棉花显然还是太软了，英国迫切需要一个“硬”东西。一个远比棉花更为可靠、有力的贸易平衡工具出现了，它就是鸦片！